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

托列府的终极迁徙

夏木拉提·哈木扎 著

韩阿利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伊犁人民出版社



译者简介

韩阿利（笔名：阿里），男，撒拉族，60岁，阿勒泰行署退休干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家协会会员。1989年开始发表哈译汉文学作品，出版有多部文学翻译作品；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第六届骏马奖（翻译），2013年获第四届新疆天山文艺奖。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

托列府的终极迁徙

夏木拉提·哈木扎 著

韩阿利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伊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列府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 韩阿利译. -- 奎屯 :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15.1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

ISBN 978-7-5425-1202-4

I. ①托… II. ①夏…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9883号

责任编辑: 韩新帮

封面设计: 王 洋 陈 文

托列府的终极迁徙

作者 夏木拉提·哈木扎

译者 韩阿利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伊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28号

邮编 833200

发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刷 新疆翼百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2千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册

定价 27.00元

前 言

为了推动和繁荣新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扶持鼓励以我区少数民族作家原创作品为主的各民族作家作品的创作,加强各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翻译和交流,推出更多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丰富和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2011年末启动实施了“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每年面向各族文学工作者广泛征集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并按照“好中选优”的评选标准给予重点扶持和出版资助。

新时期阶段,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火热实践,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新疆广大作家、艺术家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正积极努力创作出一大批高扬时代精神、思想内涵深刻、富有艺术魅力、体现民族特色、新疆特色,深受各族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文学作品。“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实施,对于培养和发展“一体多元”的现代文化,引导文学创作,实现“出精品、出人才、服务基层”的工作目标,大力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激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丛书荟萃了近年来新疆各族作家创作的反映时代变化、体现新疆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展示各族群众波澜壮阔现实生活的精品力作,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

每年经审读专家严格评选确定的一批优秀原创和翻译作品经扶持出版后,作为公益性文化民生工程赠送全区各大、中、小学校和基层文化场所,并通过新华书店面向全国发行,受到了各民族作家、读者和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实施必将使新疆多民族文学艺术的百花园绽放的更加娇艳,成为助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今后的扶持和编选工作中,我们将秉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形成长效工作机制,继续严把质量关,致力于打造国内知名的一流文学品牌,推出一大批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各民族文学原创和翻译精品,不断满足各民族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情、为英雄立传,共同谱写各族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壮美诗篇,为提升文化魅力、树立新疆形象、繁荣我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新疆民族文学原创作品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12月

目 录

一		(1)
二		(43)
三		(45)
四		(58)
五		(64)
六		(82)
七		(84)
八		(88)
九		(97)
十		(133)
十一		(180)
十二		(216)
十三		(266)
十四		(235)
十五		(238)
十六		(244)
十七		(248)
十八		(254)
十九		(265)
二十		(277)
二十一		(283)
二十二		(299)
二十三		(310)
二十四		(317)
二十五		(322)
二十六		(324)
二十七		(333)
二十八		(334)
后记		(336)

当阿勒泰托列家族的第一任托列,从大清高宗皇帝手中接过“镇国公”的封印回到卡尔巴山,站在山巅眺望雀跃欢呼的父老乡亲们的时候,他坚信自己的这个爵位和拥有的统治权会代代相传,直到永远。显然,远处隐约可见的阿尔泰山和咆哮奔流的额尔齐斯河也和着这里人群的欢呼,不断回荡着“万岁”的口号,似乎在说“我作证,托列家族的爵位将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殊不知,“永远”是相对的,像历代伟人都不能预知的那样,山河也无能为“永远”作证,它只能留下人类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已。

对于前人而言,即便是认识到了事物“有限”的真理,也无法准确预知事物的下限。这不,自从在卡尔巴山绕山顶三圈向安拉乞求祷告,并得到父老乡亲们祝福的那一刻起,已整整一百六十四个春秋了,也就是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这天清晨,有一支密密麻麻的驮队正沿着博格达山脚向西移动。他们不是别人,正是那时的镇国公家族世袭托列,现今的郡王府的迁徙队伍。也许,他们先辈们的阴魂,已经预见到他们的嫡传家族的下限不是可以以世纪,或以年,或以月来记,而是仅仅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走在队伍中间的是本世纪初名震阿尔泰山一带,且闻名于东方大国的托列家族女当家哈都万夫人。

博格达山的大小雪峰就像吃饱喝足后稳坐在座墩上的白色





大鹰一样威风凛凛,使人敬畏。今天,哈都万夫人越看越觉得这些山峰与自己过去所见过的山峰不一样,从东到西连绵不断的巍峨山脉,像一头横卧在地心,向四处洒着乳汁的巨鲸。而它北面的准噶尔盆地和南面的吐鲁番盆地就像两只贪得无厌的巨龙,在不断地吮吸着它的乳汁。源于雪峰胸前的无数河流如缀在白色山腰上的银铃串,山脚恰似自己的蓝色裙子,向下延伸的河流似裙摆上的装饰花纹。

夫人带领托列家族要向何处迁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少征战的队伍和迁徙的驮队曾经路过这里,只有博格达峰才能回答。从另一个角度看,博格达山峰就像阴阳两面坡下的无数交错小路所织成的大网中间的一个白色大结。

这个大结从诞生之日起,就曾目睹了网格中人类的无数次征战杀戮和迁徙,今天也漫不经心地目送着这支由一个武装轻骑队护卫的迁徙队伍。

还未改变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传统的托列府,与他们祖辈们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虽说他们与祖辈们一样骑着马,牵着骆驼,驮着毡房,但他们挎着最新式的武器。队伍中有身着具有哈萨克传统游牧特色服饰的人,也有着现代军装的人。

队伍中人们的着装打扮有着鲜明的不同时代的痕迹,而托列府如今的名号也是新旧制掺合在一起。就说“托列”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贵族”“统治者”的含义,又是哈萨克一个部落的名称。传说中这个部落的家谱与其他各部落的家谱不同。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说成是外来民族。追本溯源,他们也是组成现今哈萨克民族的一个部落。据说,托列部落的祖先们攻下克普卡克王国城池后,曾经用熔化的铅水封过克普卡克苏力坦的嘴。如今试图将托列部落排除在哈萨克民族之外的人,犯的真是这种该封其口的

罪。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列部落不仅是数世纪以来哈萨克族的一个普通部落,而且是在哈萨克族成为一个独立民族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一个部落。公元1456年从乌兹别克汗国独立出来将“哈萨克”之名传向世界各地的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都是哈萨克族独立建国时期的领袖人物)正是托列人,而且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托列部落在哈萨克族各部落中的世袭统治地位。“无托列不成部落,无山丘不成大地”之说就是明证。

迁徙的队伍在博格达山下缓缓地移动。哈都万夫人骑着高大的白唇黑马行进在队伍中央,她与众不同的穿着打扮十分耀眼。她全身的服饰和胯下的鞍具,或带有金银饰物,或镶有金银。特别是那件金丝绣花的白布套头盖巾的下摆,像一个金灿灿的金盘,遮在她前胸上,盖头上缀着的银铃和鲜艳的丝穗将白布盖头点缀得像博格达雪峰那样格外抢眼。

夫人不仅穿着华贵,而且宽大的前额,高高的眼眶,圆圆的脸盘,棱角分明的鼻子都显得非同一般。她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像幼驼的双目那样炯炯有神,丝毫看不出她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一米八五的高大身躯和宽大的双肩与健壮的体形十分和谐,使人一见生赞:托列的传人,就是与众不同啊!虽然不是所有的托列人都有这样的身材,但造物主对这位名门望族的世袭传人却毫无吝啬,把所有女人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身材赐给了她。从最早的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到后来的库库岱,再到如今,虽然有过很多杰出的夫人,但真正执掌托列府大权,管理社会事务的夫人只有她一人。世袭托列在近代四分五裂,已分属不同国度,而且其他各国的托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许谁也不曾料到如今这个唯一还具有世袭地位的托列家族的地位,也将要从这位夫人手中失去。她,将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托列家族女





性掌门人。

从古至今,这个家族究竟传袭了多少代,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但至今他们的显赫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各部落中的托列的统治地位,早在18世纪初的沙俄帝国时就已取消,到18世纪后半叶时已从中亚大地销声匿迹了。所以,世人很少知道中国大地上的哈萨克族克烈部落中的世袭托列统治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有余。虽说这个末代托列府的寿限只剩一周的时间,但是目前除了他们,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世袭托列府。

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是从叶岭山(哈萨克人的俗称,指西天山。下同)和博格达山(哈萨克人的俗称,指东天山。下同)之间的迪化城南的柴窝堡湖畔开始的。将广袤的新疆大地一分为二的叶岭山在这里逐渐变矮然后消失,为南北疆留下了一扇巨大的大门。自古以来无数次的征战队伍、逃荒逃难的难民、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的各路商贾都曾在这扇大门的门槛上留下过足迹。叶岭山从这里向西延伸与帕米尔山脉相连,而它的东面却与延伸到青藏高原的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博格达山毗邻。在这两山之间,各路人马必经之地的中央有一片盐湖,这就是五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曾留下过无数动人故事的柴窝堡湖。

连绵不断的两山山脚从东西两面向湖边伸延,尤其是东面被一团巨大的白色阴霾笼罩的博格达山的最高峰在湖中的倒影,往往会使人误认为太阳就在湖中。这座大自然造就的神秘大山和五光十色的湖水,虽然目睹过数千年来的各种事件,但它历来都是静静地观望着匆匆而过的凡人俗事。今天也不例外,它仍旧若无其事地接纳了这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牛羊嘶声。

今晨,沿湖北侧成片的香蒲和杨柳林边搭着的毡房旁,人们在争先恐后地忙碌着,成群牛羊和马群全搅在了一起,三三两两

捧着武器骑着马的小伙子们心急如焚地忙碌着。还没等太阳升起,这块洼地已是尘土飞扬了。天上朵朵云彩向东移动着,其中的一部分因无法飞过博格达山峰而萦绕在雪山腰上,在等待着后边云朵的到来。地上旋风卷起的黑色细尘和天上黑云遥相呼应,似乎要淹没整个叶岭山脉。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在20世纪初被八国联军侵占瓜分后的五十年中,战胜了列强的奴役,经历了数次内战。如今国内两大党的战争大局已定,国民党被赶出大陆,逃到了弹丸之地台湾,共产党的军队已占领大陆绝大多数省份。此时此刻,这伟大国度的西北部多民族聚集的最大省份,像一洼烧烫的湖水,水中的各种鱼都在上蹿下跳……

当统治哈萨克约八个世纪的托列家族的传人们,正在柴窝堡湖边忙于搬家迁徙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向西部挺进,已消灭国民党在甘肃、青海的主力,昨日还在张掖会师祝捷,今天,机械化先遣团已到达玉门关,逼近了新疆边界。在飞扬的尘土中,隆隆的机械轰鸣声震荡着祁连山脉,他们日夜兼程以横扫千军之势向西前进。如果这个家族继续在这里滞留,也许会被尘土淹没。

沿博格达北坡从巴里坤到迪化的七个县域里,形形色色的封建武装裹胁着4500户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勒泰哈萨克族难民,观望着新疆局势的变化。

近十万国民党驻新疆野战部队内部四分五裂,互相觊觎。新疆的各种势力都在明争暗斗。有主张向解放军投诚的,有主张决一死战的,有主张向国外逃跑的,还有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形势非常混乱,一触即发。

云雾缭绕的博格达峰,就像由天山、阿尔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所围成的新疆大地的擎天柱一样,注视着这里的一切,





见证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暴。

晨曦刚刚照亮博格达顶峰,六名男子来到湖边多顶毡房中央的白色郡王帐前下了马。他们解开毡房的防风绳索,揭下毡子拆起了毡房。紧接着,周围近百顶毡房也很快被拆卸。卧着的骆驼,或已驮上行李的骆驼,拴在马桩上的马,到处乱窜的牲畜,像被山洪冲下山沟的乱石堆一样,没有了秩序。夫人身着传统的服装,手拿马鞭走出白毡房,默默地向拴马桩上的白唇黑马走去。她的佣人喀麦按惯例紧跟过去准备扶她上马,夫人却大声说了句“走开!”并将拿马鞭的右臂甩了一下。中等个儿白皮肤的姑娘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因为她知道夫人最近一个多月变得异常暴躁。她到郡王府专门服侍夫人近两年,感觉到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早已把夫人当作自己最亲的亲人了。她全权负责服侍夫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夫人去厕所她都要扶着她。她已经成了夫人生活中的拐杖。夫人待她也非常好,甚至超过对自己亲生女儿的关怀。夫人曾经有过很多的佣人,而且生下来就有专门的佣人伺候她,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喀麦竟会是夫人最后的一个佣人。喀麦知道自己与夫人在少女和少妇时代的佣人是不同的,虽说都是伺候人的活儿,但夫人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因为夫人现在既不是少夫人也不是普通当家夫人。哈萨克语中,“夫人”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夫人”指结发妻子,一般都是当家的大夫人,地位也就是个“内当家的”;而广义的“夫人”一词既可用于汗王的妻子,也可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真正女汗王。哈都万不是一个普通的夫人,而是真正握有实权的夫人。当然,喀麦并不太明白夫人究竟有多大权力,但她还是知道自己的地位与过去的佣人是大大不相同的。

喀麦心里很清楚,最近哈都万的情绪波动很大,几天前将身上的国民党军服烧掉,换了传统的服装。她虽然对夫人的这些举

动感到很惊讶,但从来也没有抱怨过。近一段时间,夫人变得很孤独,看谁都不顺眼,也不让任何人接近她,甚至连自己四十年来朝夕相处的丈夫艾林郡王都不能靠近她。不要说她这个手提净壶整天服侍她的佣人,就连背着轻骑马枪、挎着战刀的卫兵都要离得远远的,还时常挨骂:

“滚开,别在这儿碍眼,除了胡大谁也要不了我的命!”被训斥的士兵们只好远离毡房,执行他们的警戒任务。这不,今天夫人的火气更大了,当她走近马前,看到有两个背着带刺刀步枪的士兵很麻利地跑过来,解开缰绳要扶她上马时,她愤怒地喝退了他们。在以往,夫人每次上马都是由两个小伙子扶上去,并把缰绳递给她以后,她才会上路。可今天,她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臃肿的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一把抓住鞍前的马鬃,一跃身便骑到了马背上,纵马向正在搬家的阿吾勒外围跑了过去。寸步不离的卫兵们也匆忙骑马尾随。夫人绕阿吾勒一圈后,又回到自己的帐前收住了马缰绳。喀麦双手拿着毛瑟手枪和弹匣袋,气喘吁吁地来到夫人的左前方,将手中的东西递了过去。

“夫人,您把枪带上。”

“我不要了,送给你了。”夫人瞟也没有瞟她一眼,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她连自己的护身武器都不要了吗?喀麦着实在心里吃了一惊。此时,夫人的心思全在自己的白色郡王帐上。在她的心中,比起十五年前故乡阿勒泰的那顶白色郡王帐,现在的这顶高大毡房不过是一个避风雨的窝棚而已。那时,郡王帐的龙骨杆和顶圈架的装卸,只有那些骑在马上的男人们才能完成。而且其龙骨杆和顶圈架、栅栏壁全都外包有带饰纹的银片。每次搬迁时,几顶当储藏室的毡房连物品和白色郡王帐需要用二十七峰骆驼来驮,再加上家丁们的驮子,托列家族的搬迁队伍比古时候豪商的驮队还要壮观。





“帐”在汉语里既含有统治者所住的建筑物的意思，也含有统治者权力的意思，二者不可或缺。夫人作为新娘子最初踏入郡王帐门槛之时，看重的不是权力而是建筑物。那时，她认为权力永远是男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她在短短的十年中三次更新了郡王帐，最后一次的更新，使郡王帐成了全阿勒泰最高大、最气派、最漂亮的毡房，成了名副其实的“艾林郡王府”。它不仅显示了他们家族的富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家族在当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那时，夫人总喜欢拿自己的新郡王帐与前人的帐相比，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郡王帐是数世纪以来的世袭托列帐。根据口传家谱，远的不敢说，单说首位阿勒泰十二支克烈部族的托列，就是自己的祖先库库岱镇国公的帐，也是无法与现在的郡王帐相媲美的。但是，她知道如果再往远处说的话，还有比这更大更辉煌的汗王帐。

夫人自儿时起就常听家谱故事，最感兴趣也是她最惊叹不已的，是有关其祖先中亚汗王哈斯木汗和陶克汗汗帐的故事。

据传，陶克汗汗帐是支在有六十个轮子的巨大平板车上的。用金银珠宝和五彩缤纷的帐幔装饰的车棚中央是金碧辉煌的白色汗帐。汗帐的墙壁由十二片栅栏构成，十二个男子要骑着马用一天时间才能支起巨大的毡房。那辆巨型车要用三四十匹马才能拉动。每当那些鬃尾上饰有象征吉祥的飞禽羽毛、背上披着绣花护被、小腿上戴着带小铃铛的腿镯子、从前胸到项颈全挂着银铃的马匹拉着行宫行进时，铃声和马蹄声响彻大地，犹如一座小山在移动。

夫人每每听到这些传说时，威风八面的汗王迁徙队伍总会朦朦胧胧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腰挎弯刀，肩背弯弓，胸前戴着圆形盾牌，头戴尖顶头盔，身着网状铠甲，骑着高头大马的士兵。然后是

穿着长袍皮靴，挎着镶有金银铜饰物的皮囊和荷包，戴着便帽的老汉和戴着白盖头的老奶奶们。在他们的后面是少男少女们。姑娘们头戴带金银花纹和猫头鹰绒毛饰物的海獭皮帽，身穿饰有金银丝带的衣服。少妇们则头戴尖顶高帽，帽尖上带猫头鹰绒毛，帽下沿缀着的银质缨子半掩着脸面。姑娘和少妇们胯下骏马的鞍具上的金银饰物及她们身上的金银珠宝饰物相互映照，金光灿灿。她们有的手拿冬不拉，有的拿着长笛，边走边唱着动听的歌曲。

载歌载舞的男女青年队伍之后，是震天动地的汗王行宫车队。像初升的月亮一样，洁白的汗帐如一座小山，在缓缓移动，帐内是带着王冠的汗王和他的夫人们；帐外一周是一手牵着汗王麻点白色宝马，一手拿着红缨枪的卫兵。巨大的行宫后面是驮队和大小不等的带篷马车，队伍像鸣声而飞的大雁。其中有权贵富豪们的二十四匹马或十五匹马拉的篷车，还有王子和公主们的两三四匹马拉的篷车。还有骑着一色黑马，头戴白头巾的中年妇女和戴着带有花穗子头巾的青年妇女们，她们三三两两地牵着的是数百峰骆驼，骆驼的驮子上遮盖着各色地毯。

这种豪华而隆重的迁徙队伍，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夫人常常从这些口传故事中想象和回味这样的场景。

据老人们说，四个世纪前试图征服中亚的穆哈买提·恰依巴尼汗率领十万大军，越过封冻的锡尔河侵犯哈萨克大地，洗劫了陶克汗行宫，他们在那里掠获的支在马拉平板车上的毡房就有一千余顶。只有游牧于乌鲁套山中的喀斯木汗的汗宫幸免于难。此后，连年征战，哈萨克汗国遭到准噶尔部重创。哈萨克大地哀鸿遍野，人民荡析离居，汗王府也不复存在了。哈萨克人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汗王帐。再后来，尽管哈萨克民众再一次汇聚在阿布赉汗的麾下，但由于准噶尔的征战不断，使得阿布赉汗也无暇





顾及汗帐的建设。

夫人目睹正在拆卸的郡王帐，静静地回想着。她自幼听到的有关祖辈的传说，已经很久没有在脑海中闪现，今天是个例外。

在她面前的郡王帐也不过有九峰骆驼的行李，再加上客房的行李，也就是十三峰骆驼的驮子。让她伤心的是今天拆房捆驮子的不是一群嬉笑欢歌的青年男女的轻拿慢放，而是一群挎着刺刀步枪和马刀的士兵，像掠夺别人的财产一样在强拉硬拽。

今天的迁徙与过去也不同。不是有目的的向绿色的夏牧场或水草丰富的冬牧场转移，而是谁也不清楚他们的落脚点，有些人甚至不知自己将向何处去。正当夫人站在那里沉思的时候，她的丈夫艾林骑着褐色马来到她面前，对她说：

“我们先走吗？”

按照过去搬家的习惯，当家丁们还在拆郡王帐时，他们和子女及佣人乘单骑向落脚点方向先行一步，在中途还会到牧民家中休息，待郡王帐在目的地支好之后，他们再过去。艾林自然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在问夫人。

“要走你自己走！”哈都万瞪着大眼睛反问了一句：“你要到哪里去？”

艾林犹豫了一下，说道：“既然不走，搬哪门子的家？”

“搬哪门子的家？你都不知道，我哪儿知道！多少年来，你说你是杀敌立过功，还是为敛财而流过汗？亏你还是御封公爵的传人，还不如放一把火就地烧了这个家。”说着，夫人生气地拿马鞭朝艾林指了一下。

对夫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艾林，此时也爆发了：“要烧你烧吧，现在不是你当家吗？要我烧祖宗库库岱传下来的家，我可下不了手！”

“既然你还知道自己是谁，那就离我远一点儿。这不是祖宗